仁獄類編

仁獄類編卷之七

新安余懋學行之父纂
弟懋孳舜仲父閱
甥韓起龍校梓

全體凡一十則

蓋孔子之論大臣曰敬羣臣曰體使臣曰以禮夫敬則無辱體則無褻以禮則無陵虐是故隆古之時朝有都俞之風士無犴狴之辱上隆貴德之義下效報禮之忠相得益章之義固如斯

也輓近世凝旒地隔交泰情疎縲絏無分于公卿鞭朴恒施于殿陛至使內史蒙復然之溺丞相知獄吏之尊其剛者不肯就吏其靡者則旋辱旋釋曾不惶恥而士氣消沮甚矣賈生堂陛之嗟里諺忌器之喻詳哉其言之豈徒馭貴者之所當知抑亦自貴者之所當深念也爰彙全體

魏徵諫下吏

唐太宗自臨治兵以部陳不整命大將軍張士貴

杖中郎將等。怒其杖輕。下士貴吏。魏徵諫曰。將軍之職。爲國爪牙。使之執杖。已非後法。況以杖輕下吏乎。上亟釋之。

唐臨論應議

唐臨拜御史大夫。時廣州都督蕭齡之受贓當死。詔羣臣會議。請論如法。詔戮於朝。臨建言羣臣不知天子所以議之之意。在律有八。王族戮於隱。議親也。刑不上大夫。議貴也。今齡之貪贓狠戾。死有餘辜。陛下以異於他。因故議之。有司又令入死。非

堯舜所以用刑者不可爲後世法帝然之

諫杖裴伷先

唐先是秘書監姜皎犯罪宰相張嘉貞奏請杖之皎死於道俄而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上召侍臣問當何罪嘉貞又請杖之兵部尚書張說進曰臣聞刑不上大夫以其近於朝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臣今秋受詔巡邊中途聞姜皎以罪於朝堂決杖配流而死皎官是三品亦有微功若其有犯應死即死應流即流不宜決杖廷辱以卒伍待之且

律有八議勳貴在焉故事已往不可追悔但先宜止據法流貶不可輕又决杖上然其言

文仲止逮捕

宋呂文仲爲御史中丞景德中鞫曹州奸民趙諫獄諫多與士夫交遊內出姓名七十餘人令悉窮治文仲請對言逮捕者衆或在外郡苟悉索之慮動人聽上曰卿執憲當疾惡如讐豈公行黨庇邪文仲頓首曰中丞之職非徒糾繩愆違亦當顧國家大體今縱七十人悉得奸狀以陛下之慈仁必

不盡戮不過廢棄而已但籍其名更察其爲人置于冗散或舉選對敭之日擯斥之未爲晚也上從其言

居簡證會葬

宋呂居簡慶曆中提點京東刑獄時夏竦有恨於石介介死言於上曰介未嘗死北走鄰國矣乃遣中使發棺驗之居簡謂曰萬一介果死則朝廷爲無故發人之墓奈何中使曰於君何如居簡曰介死當時必有内外親族及門生會葬問之可也中

書令結狀保正以聞介事乃白

侯蒙宥路帥

宋侯蒙擢侍御史西將高永年死於羌帝怒親書五路將帥劉仲武等十八人姓名勑蒙往秦州逮治旣行拜給事中至秦仲武等囚服聽命蒙曉之曰君輩皆侯伯無庸以獄吏辱君第以實對案未上又拜御史中丞蒙奏言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繆公赦孟明子玉縊而晉侯喜孔明亡而蜀國輕今羌殺吾一都護而使十八將繇之而死是自戈

其肢體也欲身不病得乎帝怒釋不問

蘇頌論免黥

宋丞相蘇頌知審刑院時知金州張仲宣坐枉法贓罪至死法官援李希輔例杖脊黥配海島頌奏曰希輔仲宣均爲枉法情有輕重希輔知情受賕數伯金額外度僧仲宣所部金坑發檄巡檢體究其利甚微土人憚興作以金八兩屬仲宣不差官比校止係違令可比恐喝條視希輔有間矣神宗曰免杖而黥之可乎頌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

官五品今貸死而黥之使與徒隸爲伍雖其人無足矜所重者汚辱衣冠耳遂免杖黥流海外遂爲定法

巖叟論主隸

宋樞密王巖叟知開封府曹氏隸韓絢與同隸訟事連其主就逮之曹氏者慈聖皇后之族也巖叟言部曲相訟不當論其主今不惟長告訐之風且傷孝治慈聖僊遊未遠一旦因厮役之過使其子孫對吏殆聖情有所不忍詔竄絢而絕其獄

臧丙罪宿直

宋臧丙知遂州同年生馮汝士以秘書丞知石州與監軍不協一夕剸刃於腹而死事可疑丙上疏言汝士死非自殺乞案治上覽奏即遣使鞫之召丙問狀丙曰汝士居牧守之任不聞有私罪而言自殺若使寃死不明不加宿直者以罪今後書生不能治邊郡矣上嘉其直

李公釋諸司

國朝正德三年六月壬辰午漏下朝後御道上遺

匿名文簿一卷侍班御史奏之司禮監劉瑾傳旨面加詰問諸司官皆跪於丹墀午後命執後班三百餘員通送鎮撫司究問次日大學士李東陽奏曰匿名文字書出於一人其陰謀詭計正欲于稠人廣衆之中掩其形迹而遂其詐術也各官倉卒豈能知見况一人之外皆無罪之人今幷置縲絏互相驚疑天時炎熱獄氣薰蒸若拘繫數日人人將不自保　上從而釋之

仁獄類編卷之七終

仁獄類編卷之八

新安余懋學行之父纂
弟懋孳舜仲父閲
甥韓起龍校梓

達權凡一十一則

人之言曰守法夫法可守也不可泥也朝廷之上有恩有義經國大幾有常有變以義較恩而恩不勝義守之可也有如義不勝恩則傷恩卽所以傷義如法何以常經變而變不逾常守之

可也有如常不勝變則召變即所以乖常如法何蓋必通之以權而恩不傷濟之以變而常不逾然後可以曲成敬逆之宜而不愆于制中之素斯之謂善權其所不可守者以成其可守者斯善守法者也解在乎田叔之燒獄詞也谷永之寢梁事也刁玄之議肆赦也張洞之知大體也蔡齊之安荆王也可以全親可以弭變此上下之所同賴而君子之所韙言者也爰彙達權

田叔燒獄詞

漢梁孝王遣人刺殺議臣爰盎漢發使者捕逐之反端頗見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憂之問公卿大臣大臣以爲遣經術吏往治之乃可解於是遣故漢中守田叔與呂季主往治之二人皆通經術知大體來還至霸昌廄悉燒梁之獄辭空手來見帝曰梁有之乎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無以梁事爲問也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謁太后曰梁王不

知也爲之者獨其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爲之耳謹以伏誅死梁王無恙也太后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伏斧質詣闕謝罪太后帝大喜相泣復如故

谷永寢梁事

梁王立與姑園子姦積數歲相禹奏立怨望有司案驗因發淫亂事奏立禽獸行當誅大中大夫谷永上疏曰臣聞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篝之言春秋爲親

者謂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案驗既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強劾立傅致難明之事獨以偏辭成罪斷獄亡益于治道汚蔑宗室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為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為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恥辱之心案事者迺驗問惡言何故猥自發舒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誠有所

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芽之時加恩勿治上也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而反命於下吏以廣公族附疏之德爲宗室刷汙亂之恥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

刁玄赦吳侯

吳孫基封吳侯嘗盜御馬收付獄吳主亮問侍中刁玄曰盜乘御馬罪云何玄對曰科應死然魯王

早絕惟陛下哀原之亮曰法者天下所共何得阿以親親故邪當思惟可以釋此者奈何以情相迫乎玄曰舊赦有大小或天下亦有千里五伯里赦隨意所及亮曰解人不當爾邪乃赦宮中基以得免按周禮有議親之條以此原基可矣焉用赦

魏徵貸舊人

唐魏徵安喻河北道遇太子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傳送京師徵與其副謀曰屬有詔宮府舊人普原之今復執志安等誰不自疑吾屬雖往

人不信即貸而後聞使還帝

蔡齊釋飛語

宋蔡文忠公齊爲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有飛語傳荆王元儼爲天下兵馬都元帥者捕得繫獄連逮甚衆帝怒使齊按問之齊曰此小人無知不足治且無以安荆王帝悟遂釋之

王獵釋諸生

宋王獵爲永興藍田主簿府使之掌學諸生有犯法者獵自責數以爲教之不至屏出之府帥意其

私捕生下獄獄前白曰此特年少不率敎爾致于理不足以益美化適貽士類辱帥悟而喜曰吾慮初不及此即釋生而待獄加敬

王旦焚占書

宋王文正公旦在中書省有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帝怒欲付御史問狀旦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眞宗怒不解旦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幷臣付獄

帝曰此事已發何可免旦曰臣爲宰相豈可自爲之幸于不發而以罪人帝意解旦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復悔馳取之則已焚之矣繇是皆免

張洞知大體

宋張洞受詔訊祁國公宗說獄宗說恃近屬貴驕不道獄具英宗以爲辱國不欲暴其惡洞曰宗說罪在不赦雖然陛下將懲惡而難暴之獨以其坑不辜數人置諸法可矣英宗喜曰卿知大體

仲宣處失印

宋許仲宣爲濟陰主簿時令與簿分掌縣印令耆嬖妾與其室爭寵令弗能禁妾欲陷其主竊取其印藏之封識如故以授仲宣翼日發匣無其印因逮捕縣吏數輩及令簿家人下鞫問果得之於令舍竈突中令聞之倉皇失措仲宣處之晏然人服其量

伯啓命條賂

元大同宣慰使詰忽曾丁撲運嶺北糧歲數萬石爲欺罔累贓鉅萬朝廷遣使督徵前後受賂皆反

爲之游言最後伯啓往其人已死喻其子弟曰負官錢雖死必徵與其納之於人不若償之於官第條汝父所賂之數官爲徵之諸受賂者皆懼而潛歸賂於其子爲錢五伯餘萬緡民之逋負而無可理者卽例上與免之

吳履諭瓆輝

國朝吳履字德基任南康縣丞民王瓆輝仇里豪羅玉成執其家人笞辱之玉成兄子玉汝怒集少年千餘人圍王氏家刼奪其家人且縛瓆輝連道

箠之。至家解衣箠。殆死乃釋。瓆輝兄弟五人廷訴。齗指出血。誓與羅氏俱死。德基念成獄。當逮千餘人。勢不便。乃召瓆輝語之。曰獨羅氏圍爾家邪。曰千餘人。曰千餘人皆辱爾邪。曰數人耳。曰爾恨數人而累千餘人。可乎。且衆怒不可犯。儻不顧死盡殺爾家而就逮。雖有司有法。汝悔何及邪。瓆輝良久曰。吾恨羅氏。欲快吾憤耳。惟明公所命。德基乃捕操箠者四人。於瓆輝前杖數十。血流至踵。命羅氏對瓆輝引罪拜之。事止。兩家皆叩頭曰。公弭我

事德甚弘

仁獄類編卷之八終

仁獄類編卷之九

新安余懋學行之父纂
弟懋孳舜仲父閱
甥韓起龍校梓

詳審 凡四十七則

夫易稱明愼書稱審克記稱愼測胥占猶弃于兩刑五聽必叅之三訊聖賢之于刑何其貴詳而不貴異貴審而不貴速若斯也夫刑侀也侀成也一成而不可變夫安可易言之也往牒所

載欲速者多失刑之愆而持重者收不寃之效即以余所涉近事如楊鳴鳳潘四之獄始乃認井屍爲逃奴疑鑰戶爲逸去繼乃得逃奴于重購獲殺主之逋賊以失若彼以得若此此何可以輕任已見而不爲民致詳審乎夫詳則出入師虞斯不踈矣審則好惡必察斯不惑矣不踈不惑刑始稱平爰彙詳審

孫登比彈丸

吳孫登鎮武昌嘗乘馬出有彈丸過左右求之有

一人操彈佩丸咸以爲是辭對不服從者欲捶之登不聽使求過丸比之非類乃見釋

丙吉辨子影

漢宣帝時陳留有一老人年八十餘家富無子有一女已適人其妻卒翁繼娶一妻乃生子翁卒繼妻育其子已數歲前妻之女利其財物乃誣後母所生者非父之子郡縣不能斷聞于臺省丙吉爲廷尉乃曰吾聞老人之子不耐寒日中無影時八月中取小兒同歲者均衣單衣諸小兒不寒惟老

人之子變色又與諸小兒立日中惟老人之子無影遂以財物歸於後母之男前女受誣母之罪

辛祥察悲色

魏辛祥轉幷州北平府司馬有白壁還兵樂道顯被誣爲賊官屬咸疑之祥曰道顯面有悲色察獄以色其此之謂乎若執申之月餘別獲真賊

栁崇察辭色

北魏栁崇爲河中太守初屆郡郡人張明失馬疑執十餘人崇見之不問賊事又別假以溫顏更問

其親老存否農業多少而徐察其詞色即獲真盜呂穆等二人餘皆放遣

蘇瓊密訪盜

北齊蘇瓊除南清河太守零陵縣人魏雙成住處與畿內武城交錯失牛疑其村人魏子賓列送至郡一經究問子賓非盜而便放之雙成云府君放賊去百姓牛何處可得瓊不理其語密遣訪獲盜者

裴政察情證

裴政仕隋爲左庶子時武職交番通事舍人趙元愷作辭見帳未及成太子再三催促左庶子劉榮令元愷口奏不須造帳及奏太子問造帳安在元愷云稟承劉榮不聽造帳太子即以詰榮榮便拒諱太子付政推問未及奏狀阿附榮者先言于太子曰政欲陷榮推事不實太子召責之政曰凡推事有兩一察情一據證審其曲直以定是非臣察榮位高任重縱實語元愷蓋是纖芥之愆計不須諱又察元愷受制于榮豈敢以無端之言妄相點

汚二人之情理正相似元愷引左衛率崔倚證倚款悉與元愷符同察情既徹須以證定臣謂榮語元愷非虛太子亦不罪榮而稱政平直

行岌逼訪妾

唐則天朝或誣告駙馬崔宣謀反者勑侍御史張行岌按之其告者先誘藏宣家妾乃誣云宣有妾將發其謀宣殺之投屍于落水行岌按無實則天怒令重案之行岌奏如初則天曰崔宣反狀分明汝何縱之我令俊臣按勘汝當勿悔行岌曰臣推

事不若俊臣陛下委臣必須實狀若順旨妄陷平人豈法官所宜有邪則天厲色曰崔宣若實有妾反狀自然明矣不獲妾如何自雪行岌懼乃逼宣家訪妾崔宣再從弟思兢乃於中橋南北多致錢帛募匿妾者數日略無所聞而宣家每竊議事則獄中告人輒知之思兢揣宣家必有與告人同謀者密訪之果得宣家館客舒姓者思兢密隨館客至天津橋乃罵曰若陷崔宣必引汝同謀何路自雪汝幸出崔家妾我遺汝五百緡歸鄉足成百年

之計不然殺汝必矣館客悔謝乃引思兢于告者之黨搜獲其妾宣乃得免告者伏罪

趙涓按火迹

唐趙涓爲監察御史時禁中失火燒屋室數十間火發處與東宮稍近涓爲巡使俾令即訊涓周歷壖園按據迹狀乃上直中官遺火所致也推鞫明審事奏代宗稱賞焉

袁相辨易金

唐李汧公鎮鳳翔日有屬邑編甿因耨田得馬蹄

金一瓮詫于縣將置府庭宰邑者慮公藏主守不嚴因使置于私室信宿與官吏重開視之則皆爲土塊矣瓮金出土之際鄉社悉來觀驗遽有變更靡不驚駭以狀聞于府主議者驗云姦人易換之矣遂遣椽就案其事里社咸共証焉宰邑者爲衆所擠莫能自明既而逼辱滋甚遂以易金服罪雖辭款具存未窮隱用之所復令拘繫僕隸脅以刑辟或云藏於糞壤或云投於水中紛紛枉撓結成其獄以案牘上聞汧公覽之愈怒俄而因有筵宴

停杯語及斯事列坐賓客咸共驚異時袁相國滋亦在坐中俛首略無所答浙公目之數四曰宰邑者非判官親鄰乎袁曰與之無素浙公曰聞彼之罪何不樂之甚袁曰某疑此事有枉更當詳之浙公曰換金之狀極明若慮有枉更當有所見非判官莫探情偽袁曰諾俾移獄府中閱甕間得土二百五十餘塊遂于列肆索金鎔瀉與塊形狀相等既成始稱其半已及三百斤詢其負擔人乃二農夫以巨竹舁至縣境計其大數非一二人竹擔可舉

明其即在路之時金已化爲土矣於是羣情大豁
宰邑者遂獲清雪洊公歎服無已

德裕計模金

唐李德裕鎭浙右有甘露寺主事僧訴與前僧交
代應得常住什物被前僧隱沒金若干兩引證甚
明鞫成其獄但未窮其破用之由或以僧人不拘
僧行而安費已久則亦無由可窮德裕獨疑其求
盡以意揣之僧乃具實以聞曰居寺者樂於知事
前後主之者積年以來空交分兩文書其實無金

衆以某孤立不狎輩流欲乘此擠排之耳因滯淹不勝寃枉德裕憫之曰此固非難也俛仰之間曰吾得之矣乃立召前後衆僧入對指令各居廳壁不令相見命取黃泥各模前後交付隱沒黃金形狀以憑證據僧各未見前金其所模形狀各自不同德裕怒令劾前數輩等一一伏罪其所排者遂獲清雪

孔公察枉盜

後唐同光滄帥孔相循以邦計一職權涖夷門軍

府事長垣縣有四巨盜有財產及敗乃羣挽四人俱係貧民時都虞候韓姓者則樞密郭崇韜之僚壻也與權吏暨獄典等同議鍛成其欵以四貧民代四巨盜欵成而上之孔公斷令棄市將赴市又覩慮之囚卒無言命令就法將過蕭牆囚屢回首向廳顧之公疑寃枉即復召問曰爾數次回顧得非枉邪令吏卒緩詢之稍得其情問曰實枉適何不言曰適引問之時獄吏高其枷尾遂不得言請去左右因而細迹公曰得非虛否對曰某則已死

之人豈徒延瞬息之生邪即令移于州獄俾郡主簿鞫之自韓以下凡受賂近數十人計贓約七千緡韓聞之即使人馳告于宗韜移書于公公不諾即具伏法四人獲雪用畫像以答孔公之德

宗裔驗軖核

五代時宗裔典劒州民有被寇者自云燈下識認暴客迫曉告捕吏掩獲所收藏惟絲鉤細線贓主認是本物其囚不禁拷捶遂伏罪乃送州宗裔引慮囚訴寃枉原係本家之物宗裔命速取因家繰

車比對適與絲鉤相同又令各言紬線卷時心有何物因云杏核失主云瓦子因令相對開紬線見杏核與因欵又同即失主伏妄認之罪捕吏伏拷決辜指顧之間冤枉以雪

唐肅白商冤

宋唐肅宋初爲泰州司理叅軍有商人寓逆旅而同宿者殺人亡去商人夜聞人聲往視之血沾商人衣爲捕吏所執州趣獄具肅探知其冤緩之後數日得殺人者

若水訪女奴

宋錢宣靖公若水爲同州推官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女奴父母訟于州州命錄事叅軍鞫之錄事嘗貸錢于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屍水中遂失其屍或爲元謀或爲加功罪皆應死富民不勝榜楚因自誣伏具獄上州官審覆無反異皆以爲得實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詣廳事詬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邪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留

留熟觀其獄辭邪留之且旬日知州屢趣之不能得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旦詣知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其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密使人送女奴于知州所知州垂簾引女奴父母問之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對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縱之其人號泣不忍去曰微使君之賜則某滅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賜非我也其人趨謝若水閉門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

何異焉其人不得已繞墻而哭傾家貲以飯僧為若水祈福知州以若水雪冤死者數人欲為論奏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冤死耳論功非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為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邪知州嘆服曰如此猶不可及矣錄事詣若水叩頭愧謝若水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

遣使訊棄城

宋端拱中虜犯邊郡北面部署言文安大城二縣

監軍段重誨等棄城遁請論以軍法帝遣中使就斬之既行謂曰此得非管州軍召之邪往訊之乃決使至果訊得乾寧牒令部送民入城非擅離所部遽釋之

文簡訪村嫗

宋向文簡公敏中在京日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寄止主人不許僧求寢于門下外車箱中許之中夜有盜入其家自墻上扶一婦人幷囊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不爲主人所納且强求宿今主人

亡其婦及財明日必執我詣縣矣因夜亡去不敢循故道走荒草中忽墮眢井則婦人已爲人所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訪亡財及子婦屍得之井中執以詣縣掠治僧自誣云與子婦姦誘與俱亡恐爲人所得因殺之暮夜不覺失足亦墮其中贓在井傍不知何人所取獄成言府府皆不以爲疑獨公以贓不獲疑之引僧詰問數四僧服罪但言某前生嘗負此人罪無可言者公固問之僧乃以實對公因密使吏訪其贓吏食於村店店之嫗

聞其自府中來不知其吏也問之曰僧某者其獄何如吏紿之曰昨日已笞死矣嫗太息曰今若獲賊何如吏曰前已誤決此獄矣雖獲盜亦不敢問也嫗曰然則言之無傷矣婦人者乃此村少年某甲所殺也吏曰其人安在嫗指示其舍吏就舍掩捕獲之案問具服幷獲其贓一府咸以爲神

緩獄得眞賊

宋王平章聖初爲許州司理里中女乘驢單行盜殺諸田間褫其衣而去驢逸田旁家收繫之吏捕

得驢指爲殺女子者執付司理平意疑甚州將趣具獄平持益堅數日河南逃移至許劾之乃實殺女者州將謝曰微司理幾誤殺平人

強至辨幕火

宋強至爲開封府倉曹參軍時禁中露積油幕一夕火主守者皆應死至預聽讞疑火所起召幕工訊之工言製幕須雜他藥積多既久得濕則燔府爲上聞仁宗悟曰頃者真宗山陵火起油衣中其事正同主守者遂得輕典（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爲積油所致是已）

蘇頌檢病婦

宋蘇頌知亳州有豪婦罪當杖而病每旬檢之未愈譙簿鄧元孚謂頌子曰尊公高明以政稱豈可爲一婦所紿但諭醫如法檢自不誣矣頌曰萬事付公議何容心焉若言語輕重則人有觀望或致有悔既而婦死元孚歎曰我輩狹小豈可測公之用心也

君山驗浮屍

宋蔡君山高景祐中爲長谿縣尉縣媼二子漁於

海而亡嫗指某氏爲仇告縣捕賊縣吏難之皆曰海有風波安知其不水死乎且雖果爲仇所殺若不得屍則于法不可理君山獨曰嫗色有寃吾不可不爲理乃陰察仇家得其迹與嫗約曰吾與汝宿海上期十日不得屍則爲嫗受捕賊之責凡宿七日海水潮二屍浮而至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伏法

王罕扣狂嫗

宋王罕知潭州有狂婦訴事出言無章却之則吽

罵前守每叱逐之罕獨引至前委曲徐問久稍可曉乃本為人妻無子夫死妾有子遂逐婦而據家貲屢訴不得直因憤恚發狂罕為治妾而反其貲婦尋愈郡人傳為神明

伯溫令立案

宋邵伯溫初入仕其父康節先生謂曰凡作官雖所部公吏有罪必立案而後決或出于私怒比具案怒亦散不至倉卒傷人每決人有未經杖責者宜謹之恐其或有所枉伯溫終身行之

公弼辨指傷

宋石公弼爲司法參軍時獲嘉民甲與乙鬭傷指病小愈復與丙鬭病指流血死郡吏具獄兩人以他物傷人當死公弼以爲疑駁而鞫之乃甲捽丙髮指脫瘢中風死非由擊傷也兩人皆得免

克明驗門籍

宋范正平忠宣公子蔡京素恨正平及當國乃言正平矯撰父遺表又謂李之儀所述純仁行狀妄載中使蔡克明傳二聖虛佇之意遂以正平及之

儀充明同詰御史府捶楚甚苦皆欲誣服獨充明曰舊制凡傳聖制受本于御前請寶印出註籍于內東門使從其家得亭州傳宣聖語本有御寶印又驗內東門籍皆同其遺表八事諸子以朝廷大事不敢上之繳申穎昌府印寄軍資庫自穎昌取至亦實獄遂解

薛奎疑血衣

宋薛簡肅公奎爲隰州軍事推官州民常聚博僧舍一日盜殺寺奴取財去博者適至血偶涴衣邏

卒捕送州拷訊誣服奎獨疑之白州緩其獄果得殺人者

仲孫釋胥枉

宋姚仲孫補許州司理參軍民婦馬氏夫被殺捕里胥嘗有求而其夫不應以爲里胥殺之捕繫訶服仲孫疑其枉知州王嗣宗怒曰君敢以身任邪仲孫曰幸無遽决冀得徐辨後兩月果得殺人者

韓億出乳醫

宋韓忠獻公億知澤州州豪李甲兄死迫嫂使嫁

因誣其子爲他姓以奪其貲嫂訴于官甲輒賂吏
掠服之積十餘年訴不已儻視舊牘未甞引乳醫
爲証召甲出乳醫示之甲無以爲辭寃遂辨

徐誼辨殺夫

宋徐誼淳熙間知歙縣有妻殺夫繫獄以五歲女
爲証誼疑曰婦人能一掌致人死乎緩之未覆也
會郡究實稅于庭死者之父母及弟在焉乃言我
子欠租久繫饑而大叫役者批之溺水死矣然後
寃者得釋吏皆坐罪闔郡稱以爲神

深甫廉下子

宋謝深甫知嵊縣。歲饑。有死道旁者。一嫗哭訴曰。吾兒也。傭于某家。遭掠而斃。深甫疑焉。乃徐廉得嫗子他所。召嫗出示之。嫗驚伏曰。某與某有隙。賂我使誣告耳。

蕭服覘刀室

宋蕭服知高安縣尉。獲兇盜。獄具矣。服審其詞疑之。且覘其刀室。不與刃合。頃之。而殺人者得。囚盡平民也。

王衣聽自直

宋王衣爲大理寺卿先是百司愆戾付寺劾之至三問取伏狀被劾者懼對莫敢辯衣奏曰伏與辯二事也若一切取伏是以威迫之不使自直非法意也乞三問未承者聽辯從之

子秀辨殺夫

宋孫子秀提點浙西刑獄安吉州有婦人愬人殺其夫與二僕郡守捐賞萬緡逮繫拷掠十餘人終莫得其實子秀密訪之乃婦人賂宗室子殺其夫

僕救之併殺以滅口一問卽伏誅

杜杲驗屍沙

宋杜杲攝閩尉民有甲之子死誣乙殺之驗髮中得沙而甲舍旁有池沙類髮中者鞫問子果溺死

程琳辨烓竈

宋程文簡公琳知開封府時禁中失火卽根治諸縫人已誣服送府具獄琳辨其非是乃命工圖火所經處且言後宮人多而居隘其烓竈近板壁久燥而焚此殆天災不可罪人上爲寬其獄無死者

王珣辨舊印

宋少師王珣知韶州有誣告僞爲州印文書者吏以印文不類疑之珣索景德舊牘視其印文則無少異誣者乃服蓋其文書乃景德時者

日隆詰孩語

宋咸淳間信豐縣有一木工家鄰驛路嘗五更携刀斧他往未及驛途五六丈許見一屍視之遍體皆血置之而去及午鄰里視其致命處則刀斧痕也衆以爲此工無疑捕其夫婦送官不勝拷掠遂

誣服復委知錄宋日隆覆決宋知其寃曰日入獄推究如前一日正鞫問時一孩送飯與獄囚而私語宋問之卒以他辭對宋屛左右呼孩詰之孩曰適一人在茶肆與我錢五十文令探所勘死事夫婦何人承認宋即命二卒隨孩捕之以至問曰爾殺人奈何要他人償命其人即承認木工遂得釋

公謹限擒賊

金明昌間景州一婦畜二姦夫乃隸卒馬全王二皆不使相知也婦欲歸寧與王二約曰城外某樹

下相會馬全適聞之爲恨先往婦至輒殺之婦父問女所在姑曰昨已往家矣父愕然尋踪於某樹下得屍告官有司按其姑曰近日有與婦共語約者否姑曰王二實約之收王二推勘不勝苦楚招承之勘者復問婦所挈衣物所在二漫指埋于道傍某樹下使人往索果得之二駭然曰如何果有吏人張公謹曰此處招耳權州能假三日限爲擒此賊公謹詢于勘縣門者曰我昨勘事時曾有在垣外者否門者曰隸卒馬全者在垣久之復詢于

城門吏曰昨晚曾有人挈衣囊出城者否曰有馬

全者蹦人靜而後出也公謹曰此事審矣擒全至

一問即承時人稱爲神明

求功辨婦屍

金懲王求功尹大興有老嫗與男婦憇道傍婦與

所私相從亡去或告嫗曰向見少年婦人自水邊

小徑去矣嫗告伍長踪跡之有男子私殺牛手持

血刀望見伍長意其捕巳即走避之嫗與伍長疑

是殺其婦也捕送縣不勝苦毒遂誣服問屍安在

詭曰棄之水中矣求之水中果獲一屍已半腐縣吏以爲是男子眞殺若婦矣即具獄上汞功疑之曰婦死幾何日而屍遽半腐哉頃之嫗得其婦于所私者汞功曰是男子偶以殺人就獄其拷掠足以稱殺牛之科矣釋之而去

殺鷄辨刺殺

元李謙世祖時爲陽穀縣丞民有以罪被收者隷殺之誣以自刺驗其屍無血謙疑之乃取二鷄殺其一流血其一撲殺之復刺之無血隷遂伏罪

炭塊定縊死

元李楫任新淦州判靖安有獄謂甲姦乙妻勒死乙或謂乙與丙交爭乙折丙齒乙懼罪而自縊于丙之門檢官謂死者項後痕不交匝遂定爲勒死楫取他文書參考有自縊死而痕不交匝者又以洗寃錄所載自縊者屍下地三尺有炭依其法驗之于所縊栃樹下掘地二尺五寸果有炭塊遂定爲縊死

觀色得二卒

國朝趙卓陞廣東行省員外郎有行省周參政者苛刻不可近兵卒二十人入山伐木兩卒山林邂逅婦人獨行拽入道傍林中欲亂之婦人怒罵不得亂即共殺之婦家踪跡得屍盡疑二十人者訴諸行省悉捕之至周親鞫之竟夕拷掠不勝皆引伏吏抱成案屬卓署卓閱案曰殺一婦人安用二十卒往白周更付卓鞫卓列之庭下視其色而聽其詞指兩卒語曰殺人者汝也即吐實服罪徵其所用殺刀斧驗之皆是十八人皆無罪周問員外

何料事之審卓曰二十人者其存心宜善惡異也

如皆在即不能亂况殺之乎

蹤跡得磨兒

韓襄毅公雍正統間爲御史奉命錄囚碭山學教

諭責縢夫視磨兒磨兒父令逸去告教諭殺磨兒

棄其屍他御史坐教諭死以屍不得故輒稱寃會

黃河傍有屍支解者磨兒父執見屍也教諭辨不

得解竟誣伏公疑不決遣人獲磨兒教諭得釋

方士得死擬

許襄毅公進按臨山東時曹州有監生甄廷詔好
神仙黃白之術選買使女遠尋方士有一人號玄
玄子雖傳內外之事但未養煉藥材一夕與方士
同榻分付家人早起同往買藥天將曉家人來請
呼之不應遂呌方士方士對曰我已睡着不知何
往舉家尋視方士牀上脫下底衣一件旁入小室
死于地上席間口有微血其子甄希賢將方士送
官不勝拷掠招誣毒死事上于公公曰用藥毒人
固有此事人死不走亦無此理必有別情問希賢

曰爾父曾娶妾乎對曰娶妾二人有使女乎對曰
使女四人公曰既有二妾焉用四女對曰父好道
用爲鼎器公曰四女在否對曰一嫁三存問三女
皆不知遂提嫁女對曰已死因何遂死對曰自縊
遂提死女之夫李宗仁問曰甄氏因何自縊對以
不孝公姑懼罪而死公曰非不孝也將以掩其醜
聲也實說來不然問你償命宗仁乃曰死女名春
花有姿色我知其非女因其性好飲將酒哄勸半
醉問廷詔死之故不意果說實話他一日獨往後

房廷詔跟去與瞀一根央他不要閉門至二更時拉引到一小室吞用採取之藥不料兩不相開喘渴而死彼得脫走潛入寢室不敢聲言自此以後宗仁情意不投朝夕無有好氣待他春花自覺失言悔恨自縊恐人恥笑所以託辭不孝公遂將方士改減擬徒宗仁亦免罪云

訪壻出楊洪

都御史黃珂初知龍陽縣有富人楊洪嘗畜一婢比長爲納壻壻遊蕩不馴洪毋詈撻之一夕逃去

有仇家以稱貸不遂乃嗾其母誣以謀殺告于縣久不決仇家乃以他腐屍爲其子軀母信之冐穢舐其耳衆皆曰非親子安有是珂獨疑之且移獄于寬閒之所人益疑其以賄成矣至摽榜于門珂見之亦一笑而止密使人訪之果越旬月而得壻以還其母遂出洪

索瘢辨和姦

李綱巡按南直淮人有宦族女私武弁子弟者遂年情衰以強訴之時王巡撫威重子弟自誣服綱

按其事疑之詳詰其所自乃得實蓋前此嘗分艾灸指爲盟索瘢視之宛然相對遂得減律不死

御史驗補垣

舊傳有巨室主婦歲當農時獨騎往畎畝督視朝出暮返爲常一日晚臨城不及入矣又不可返田舍因就城下巨室假宿其家館之樓寢詰旦日高不啓戶主婦久伺訝及排闥則殺死于榻矣居鄰聞之官莫之能明竟歸辜于主翁後御史監決翁瀕刑囬號稱寃御史乃止即往其家究察周視樓

居見樓垣有補甃痕因問此補垣外何鄰乃一縫人也召之來錄其家口縫人曰某某在一女久居母族審女去時正婦死一日前也御史曰得之矣立命呼女謂之曰汝姦事吾知之矣可吐實毋當吾刑女即陳與東鄰少年郎私召郎至亦具狀本末爲姦已久每姦佩刀自衞是夕穴墻入便登牀女拒之因怒即手刃焉蓋所得者婦婦以爲居停主人拒之耳獄具斬郎論女如法此事盛傳而多異詞或以御史爲吳郡盛杲或謂事白于法司發

之者乃嘉禾項尚書白主事丁千戶也皆未審的

姚守辨鷄毒

姑蘇有一人久商在外其妻畜鷄數隻以待其歸既而數年方返一日殺鷄而食之抵夜夫死矣鄰家疑其有外姦首之官婦人不任拷掠遂自誣服太守姚公堂抵任閱其事而疑之乃以情問婦人婦人以食鷄對守亟覓老鷄數十令當死囚遍食之果殺二人獄遂白

仁獄類編卷之九終